



應中居會之邀講唯識二十頌

默如

年來中華佛教居士會屢次邀請我說法，總因，我住在南部，而中居會在北部，爲着一二小時的講話，而要化費來去火車中間休息計三四日的時間，不很經濟，所以未克應請。這一次，該會理事長李譽居士又以函請，我覺得學佛當發菩薩心，多結法緣，令人多種善根，令人多啓發佛學知識，才是本分。心中這樣想，挑選了一本唯識二十頌來講。這本書，在寶島近三十年內還沒有講過，大家講的，都是習所常見的彌陀、金剛、觀音、地藏、華嚴、法華的大乘妙法，而於大乘空有見地的學術性理論性的對法論品，比較是很少講說的，所以我想換一換樣式，選定二十頌來講。而且這本書，精短鍊達，破斥外宗，富於趣味，發人深思，似合時宜的。這樣打算了以後，函覆李居士，以一周爲期，講本是唯識二十頌。

六六年，古曆四月十八日，是念佛團前任董事長王天鳴居士的冥誕。李居士與該團黃居士商洽假念佛團爲講法處，便爲紀念王天老的冥誕，即以四月十八日爲開講日。如以中居會及念佛團兩個名義爲號召而看聽經的人數，就覺得差勁了。但其中有三位青年的學者，如大同公司職員葉茂章居士等，每次講法必到，都是凝神聽講，手不釋筆，孜孜記錄，求法殷勤，虛心尋問，這是很可喜慰的。這是在沒有收穫中的收穫。講期中，連晚不斷的下雨，這是顧忌不了的，雖滂沱大雨，當然不能輟止講法的作業和情緒。

自念賤壽七十二歲了，眼睛打開一看，前面的光陰無多了，所以在大覺寺讀書分秒必爭，卽平生，亦不肯浪費時光，時時都在有事做。養貓摸狗，抱小孩，看電視，除間或聽新聞外，則與

電視絕緣——以上這幾件事，爲釋迦子孫者應以爲識，否則，光頭俗漢，出家何苦來。請問：出家所爲何事。自己覺得苦惱，一生無成就，平生只知道老實做人，年事日近衰老，更覺得宏法緣爲尤要。在佛法大海中，若不發大菩提心，不結緣宏法，於己於人兩無所利，如何可以到達彼岸。因此，只要有宏法機會——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虛行，遇緣即應——必定把握良緣而應赴之——苦再因循，則自負矣。此爲我之願心。

第一天開講，講唯識二字，我也沒有多找材料，就只是據述記所說而說：「唯遮境有，識簡心空。」又瞿波師以「三德義解唯識。一、本有德，本性淨故；二、中有德，依唯識修萬行，斷皮肉膚三粗重故；三、末有德，佛位福智圓明故」。唯識本具唯識性、相、位的三種，如瞿波師的如此說，他是偏重於唯識歷程之唯識位而來說明唯識義的。基師述記又這樣說：「總說諸法，畧有三性，謂卽徧計所執性，虛妄唯識；依他起性，非有似有，因緣所生，因緣唯識，即是識相；圓成實性，依他起上徧計所執空無之理，真實唯識，即是識性。諸異生等迷圓成實，執依他等是一是異，謂離心外定實有法是心所取。無明所蔽，正智不生。今爲顯彼所說離心徧計所執實法非有，虛妄識現；但有有爲依他識相因緣唯識，及有無爲圓成識性真實唯識，故今總說諸法唯識，令知有無證轉依果」。

茲再繪以圖表示之：

(一、本有德——本性淨故
瞿波師三德成唯識
(二、中有德——修唯識行
三、末有德——福智圓明)

窺基師三性成唯識

一、偏計執性—計執我法—虛妄唯識—無
二、依他起性—因緣聚合—因緣唯識
三、圓成實性—諸法空性—真實唯識

有

此三性的建立，非是固定的三種實有的物體，乃是由於心境發生交互關係而形成三種有所差別的型態而顯示出的。其中依他起性爲主軸，在依他起上妄執爲實體的，起我法執，這是有執，又叫做增益執；如在依他起上謂爲無事無法，撥無因果，這是無執，又叫做減損執，這增減二執，便叫做偏計執性。又如基師說，「執依他等是一是異」是偏計執，他這話，說得不太明了。茲姑爲解之：一，約心對境言，心屬於內，境屬於外，執心境迥然爲二元，這是對依他上起異執；或者說心境同根而爲一整體，不能剖別，這是於依他上起一執。二、約性對相言，執依他圓成爲一或爲異。三、約依他本身言，如下文勝論師執天地爲一，小乘執微塵是衆多法是異。這三種說法，可能就是基師所說的執依他等是一是異。如在依他起上，將對依他起上所起的如上所說的有一異等執，通統不起而回復其本性靈明光寂的體認和實證，便是圓成實性。惟識是什麼？就是以此三自性爲其唯識性。

虛妄唯識是什麼？據窺基大師說，是偏計執性，是唯識的一種自性之一。換句話說；虛妄唯識，是總體唯識中的三分中的一分，這等於魏蜀吳的三國之一，怎能以偏概全，以一爲多。印順法師的虛妄唯識說，唯識是有虛妄性之一分，畢竟虛妄唯識，可不是唯識的全貌。以之而判唯識教，則不相應。

庭前的一棵古松挺挺直立着，他是聽隨風動日照，雨潤霧滋，悠然自得而無所事事。可是，因人的情識之不同，而對古松的看法就大有差異了。當初種樹圃的人，種植樹秧時，當心他的發葉抽枝，施用肥料，虛其土，固其根，希望其日漸長大，可以蔭蔽天日，供人受享美景之娛樂，這是種樹人的意欲。研究物理科學的人，對這古松，就持有着解剖分析的態度，分析這古松是具有什麼成分，又有什麼性質和作用，這些，就是科學者的意欲。如果是個騷人雅士，一見到古松便是絕好的詩料，立刻拈來一首風雅的詩詞，這便是詩人意願的表現。一棵古松因

人而有三種意願的不同。諸法唯識的三自性亦復如此。凡夫偏計執性很重，都是執我執法非量境，如帶質境和獨影境，這是虛妄唯識。聖人圓成無漏智慧，澈證無我真真理，是離言法性的現量境，這是圓成唯識。若是凡夫對於諸法離去分別觀念，而是一念心識上的直覺的現量境，或是用比量推度的可靠的事理；或是聖人無漏智的現比作用，這便是依他起的因緣唯識。唯識之義如此。

參預法筵者，鍾德華居士曾談說到：二十論中主張獄卒非實有情數攝，覺得是有討論研究的。例如：人世間犯罪者受法律制裁而被判入監禁坐牢，這等於應受罪的地獄趣攝。固然是實有情。而管理監禁的人，這等於獄卒；人世間牢獄的管理或看守的人，分明是實有情，爲何說和人間看管牢獄職責相同的地獄中的獄卒，而否定他是真實的有情呢！所以，我覺得獄卒真假有無是一問題。

我說：鍾先生的問難，是一種治學的精神很有可取。反過來說，我們認清了唯識的旨趣，就不必疑慮，真是多此一舉了。就治學的精神來說，小乘犢子部問道，何緣不許獄卒是實有情？論主說，獄卒非地獄趣攝，一、獄卒不受如地獄有情所受之痛苦故，二、獄卒是逼害地獄有情者，若獄卒與地獄同趣，爲何一是能逼害者，一是受罪者呢？三、獄卒與地獄有情，其形相、自量、氣力都很相等，爲何地獄有情，一見到獄卒就要毛髮戰慄而怖畏得不可名狀呢！四、如獄卒是地獄趣，獄卒本身便忍受不了恆煩炎熱之苦，怎能逼害他人呢！小乘聽了這樣的解說，就轉救說，獄卒縱非地獄趣攝，而屬於餘趣，是實有情，地獄中有鐵鳥鐵狗牛頭馬面等獄卒，就同天上現有龍麟鳳鶴等旁生有情是類似的，所以獄卒是實有情。頌曰：如天上旁生，地獄中不爾，所執傍生鬼，不受彼苦故。薩婆多部說。獄卒非實有情，而是業者感召的別異大種，非內身的有情數攝，亦非如無情而具有實用，此實無情爲生彼怖而幻現其動態。頌曰：若許由業力，有異大種生，起如是轉變，於識何不許。經部又執熏習與惑果爲異處。頌曰：業熏習餘處，執餘處有果，所熏習有果，不許有何因。以上小乘雖有多種問難，研究獄卒是否實有情數攝，但若鍾居士這一問難的措詞，還沒有提到，這是個新的問題，可以啓發人的智慧與思考。

，所以我說這是很可取的一種治學精神。

上文我說，如認清了唯識旨趣，就不必多此問難的一舉。唯識所據的典章，有六經十一論，其中成立唯識者，當推三十頌的成唯識論，標名爲高建法幢支，其次，便是現在所要講的唯識二十論，這叫做摧破邪山支。猶如外摧強敵，內立制章，安內攘外，可以定國安邦。若不破外，則不能治內，若不治內，則難收禦外之侵，雖從內外兩方以併進，顯唯識義無異也。在顯唯識義的立場上，凡理論與事實只要合乎唯識義，概可取之以爲論證。明乎此理，則不必斤斤計較獄卒之是否爲真實有情。如其真有情而合乎唯識義，則謂之爲真有情可也。倘說獄卒是非情而合乎唯識義，則謂之爲非情亦可也（此上理論，尙未見前人有此說，腦筋仔細想來，是很有道理的吧）所以我說不必多此問難的一舉。

上來續子部、薩婆多部、經部等各出己見以反唯識，而論主因勢利導，就其所主張而攝化之，以令其歸附於唯識而已，他們沒有提出像鍾居士的這一問難，所以也就沒有此種答案了。依基師科判，全頌共爲七章，也就是七難，於此七難的頌文，細細的考核一下，把他貫通而融會之，對於鍾居士的這一問難，不難立見解答。茲不妨對七難來個查證：一、小外四事難議境無，却徵實境執——小外舉出四件事來，難議唯識的無心外境，而論主却反徵小外對外境是起了實有的計執。二、釋小乘以現量徵境有，返破憶持執，現量最爲可靠，而凡夫無實現量，現量只一剎那，一落思慮即非現量，若說由現量而有憶持而證知外境，現量尚不可得，而計憶持，這真是癡迷之計執了。三、釋以夢例覺時，應知境無失，小乘以夢覺作比例，夢境人知非實，覺境何不自知非外境。五、釋外難夢覺心無異，無造行果差失，夢覺心同，由於心力有明昧的不同，造行果容或相差，但無過失。六、釋外難無境殺等無，返詰他宗失，殺生在形式上看，是身體的作業，而在大乘則主意念爲要。若鍾居士提出的這一問題，以此第六難，第五難，第四難反覆而玩索之，自會領悟，可以思過半矣。恕不

再爲分析。第七難，無關，從畧。

在講法期中，有人提出一些問題，因與唯識學無關者，恕不錄之。我覺得講經說法者，身居高座，爲人師表，一言一行，都要照顧自己，說話要慎重，態度要莊嚴，出言有據，所行符範，古人錯說一字，墮五百世狐狸身，可爲借鏡。每日開講時，要將先一日的經文提起來，講完時，要將所講的文義，作一個統貫的結束，於其中間的層次以及前後文的聯結，都要清理出頭緒來，說理要周到圓滿，說事要秩序井然。當講到這段經文，其主要旨趣要點出。比方：法華三周的說法，初、法說周：是說的什麼法，法是什麼，是對什末人說的法，法說了有何好處。在這一法說周前提之下，每講一段一句一字，都要顯示這一「法」的真義，猶如作文不能離題，要把握着本文的中心點，不能東牽西拉，散說亂道，荒廢時光，自招愆尤。次、喻說周，能喻是什麼？所喻是什麼？這段經文，在比喻裏打滾。就看講經者滾的技巧，有技巧，就會滾好了。後、因緣說周，這是說的往昔因緣之事，也需要敘述詳明，如能配合上二周的經文，那就更好了。凡講每一種經論，都需按此途徑而行。切切不可呵佛罵祖，大發牢騷，更不可嬉戲玩博，輕浮掉弄。此則願與諸君勉之！

在第七天，二十頌講完要結束時，我乃就當時所感想到的發表意見說：此處是居士會，講的是唯識學，談起唯識學來，倒是和居士界很有緣的。民初年間，講唯識的，計有三派，一、武昌太虛大師，他是以唯識理趣而融貫到東西文化與夫科哲學之中去，以啓發於新知識界。二、南京歐陽竟無居士，三、北平韓清淨居士。他們二位，以佛學爲本位，以唯識研究唯識。比方：一個趙姓的戶籍簿中只有趙姓的一家人口登記在內，孫、錢、李、周不得佔有趙姓戶籍簿中的地位了。他們學術的領域，只是佛學，或者唯識吧了。歐陽是綜合性的研究，求得一整體的認識，而韓居士是精密分析性的探討，在微細審思上用功夫，然皆爲純粹的佛學者。近代的三大唯識家，其門風稍有如此的差別。你們居士界中，三大唯識家中佔有其二，我很欽佩，這是居士界中的光榮了。近代的畫家，有南張北溥，而唯識家當仁不讓，亦有南歐北

韓，將可形成近代文學史中的專名了，他們盡力於佛學，隨緣作慈善事業，歐陽在南京辦支那內學院，接引緇素學者，近代出家衆中之翹楚人物，亦多出其門下，社會名流，趨前問道求法者亦多，韓居士在北平設三時學會，專講唯識，蔚為研究佛法風範，堪與歐陽媲美，而支那內學院除研究唯識外，更發展佛教文化事業，整理典籍，雕刻版本。如唯識論，有述記、義演、抄、秘、蘊、了義燈、學記等，在藏中分別各為一部，由支那內學院將以上各疏註合併為一二部，在唯識論文中逐段合併各疏註於其下，全部完成，要化費多少功夫，不僅此也，然後再把這數百卷唐人的註疏，用木版一個字一個字，竟然已刻好而能全書問世，請問這是多大的魄力呢！

唯識，以唐疏為標準，唐疏才能顯唯識真義，字字珠璣，言金玉，真是極寶貴的文獻，所以支那內學院為保存文化的珍貴性，發菩提心而報佛恩。

歐韓二居士，我們要知道他們的特點在那裏，他們講唯識，是啓發人的智慧，淨化身心，養成德學兼優的人格，他們整理古經，雕刻板本，是為的保存千古絕學的文化遺產。他們刻苦耐勞，從實際工作上去埋頭苦幹。去做人羣有利益的事業，既不攬人事的組織，換句話說，不和出家人爭名位；更不去應付死人，爲亡者念經超度，換句話說，不和出家人爭飯碗。但是，他們這樣做，經濟的來源何着？從發真實心而來，自己有錢，當然拿出來供養三寶，這是不用講的事。當然也有友誼的支援，社會的補助，心力籌劃，同情相助，自然自助者天助，所以能成其功業。

今天我提出這二位居士，也就是彰顯居士對佛教的功德，希望居士界向這二位居士看齊。大家要切實的發菩提心，從實際事業上去做，（不求虛名假利）要對國家真有利益，要對佛教盡其維護責任，對人羣需要加以愛護。從真實菩提心上去着實着力，來教導他、培植他、使他們從事佛法的修養，養成豐富的知識，健全的人格。也就是領導他向正途上去進行，完成他是真個聖賢。

知識。多提倡講法，可以化育青年，亦可以莊嚴道場。如果同心協力的這樣去做，則其收穫當是無可限量的了。此外，多作福利民發揚文化等事，以盡我們學佛者之心。這是我今日講經圓滿獻給各位居士的最後將別之言，謝謝大家來會聽法之忱。

六年，古四月三十日，台北法雲寺

（上接第29頁 三歲魔童）

正 正

正

這種態度是應該檢討的。在此我不打算寫太多，姑且打住，日後有很多事會一件件提出來大家研究，咱們再用科學去分析它。說回本題，那三歲半男孩兒，在電視接受訪問，也不大會講什麼話，問他莊尼伯伯什麼樣子，他也講不出來，只是一付天真兒態，要吃糖菓想哭，新聞一出，數以千計的信件寄往電台詢問，各種宗教的教會都自告奮勇去要救助他恢復正常。以後害得孩子的母親要帶他躲藏起來，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

猴兒並沒有湊熱鬧，只是在看電視之時，望着孩子面貌，爲他唸佛和三遍大悲咒，有効沒効，不敢說，不過猴兒是誠心的，希望此兒有日能恢復正常，勿再頑皮，至今已超過半年，仍未再聽到孩兒鬧什麼新聞，只好相信他一切都已恢復正常了吧。

捐 款 鳴 謝

陳志偉居士	港幣	200.00元
宗鑑法師	港幣	100.00元
樂吟觀居士	港幣	50.00元
何葆蘭居士	港幣	180.00元
張教授	港幣	225.00元
黃繩曾居士	港幣	90.00元
張其鈞居士	港幣	60.00元
曉雲法師	港幣	60.00元
妙法寺	港幣	3,975.20元
總計	港幣	4,940.20元

六十五期收支報告

一、收入：		
本期捐款	港幣	4,940.20元
發行收入	港幣	249.00元
總計	港幣	5,189.20元
二、支出：		
印刷費	港幣	2,872.70元
稿費	港幣	1,325.00元
郵費	港幣	591.50元
什費	港幣	400.00元
總計	港幣	5,189.20元

內明雜誌社謹啓